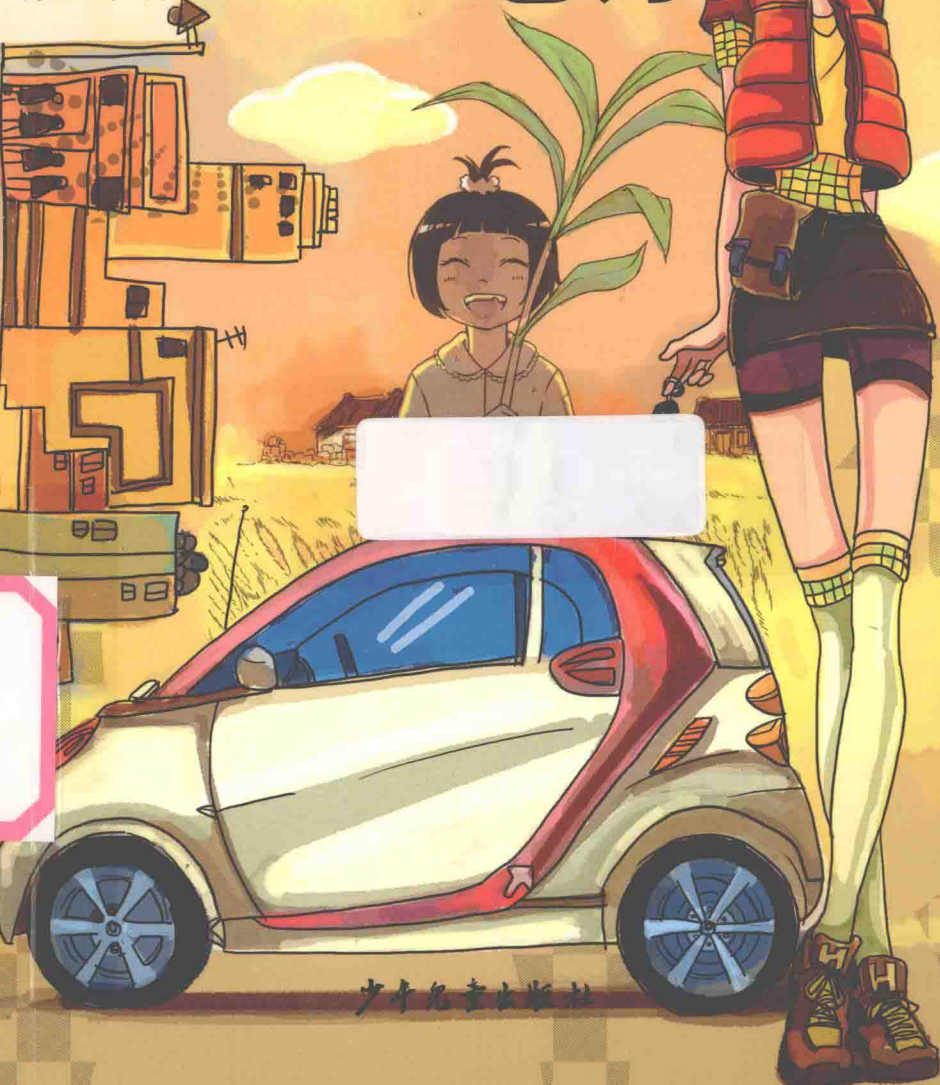




儿 童 文 学 金 榜 名 家 书 系
短 篇 小 说 季

最接近天堂的地方

徐 玲 著



月光晴朗，点点野菊将我们围绕，清香弥漫。在她温柔美丽的眼眸里，我看见自己心里腾起一束晴朗的光，微亮却不退让，像夜里的阳光。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儿 童 文 学 金 榜 名 家 书 系
短 篇 小 说 季

最接近天堂 的地方

徐 玲 著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 I P)数据

最接近天堂的地方/徐玲著. —上海:少年儿童出版社,
2014.7

(儿童文学金榜名家书系. 短篇小说季)

ISBN 978-7-5324-9492-7

I. ①最... II. ①徐... III. ①儿童文学—短篇小说—小说
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.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4) 第068093号



儿童文学金榜名家书系(短篇小说季)

最接近天堂的地方

徐 玲 著

苏 海 封面图

哈 雷 插 图

赵晓音 装 帧

责任编辑 庞 冬 美术编辑 赵晓音

责任校对 王 曙 技术编辑 许 辉

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少年儿童出版社

地址 200052 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

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

地址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

易文网 www.ewen.cc 少儿网 www.jcph.com

电子邮件 postmaster@jcph.com

印刷 业荣升印刷(昆山)有限公司

开本 889×1194 1/32 印张 7 字数 123 千字

2014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4-9492-7/I·3734

定价 17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如发生质量问题,读者可向工厂调换

序 徐 玲

相 遇

我的短篇小说数量并不多，但我对这种精致的文体有一种特殊的偏爱。

如同偏爱巧克力，是一种甜滋滋的幸福感。

和许多人不同，我的短篇小说在它诞生之前，是没有任何提纲的，纸上没有，心里也没有。但这并不等于我的创作毫无准备。绝大多数的情况是，一个或几个令自己怦然心动的关键词跳入脑海，一幕或几幕令自己心生感慨的画面闪现脑海，紧接着，思维的火花里迸出一个漂亮的题目，于是心就变得不安分了，挑一个相对集中的时间段，打开空白页面，哒哒哒……我在指尖翻飞里慢慢相逢相知自己的小说。

和许多典型的射手座一样，我向往自由，讨厌被规定被束缚，喜欢随心所欲，喜欢出其不意，喜欢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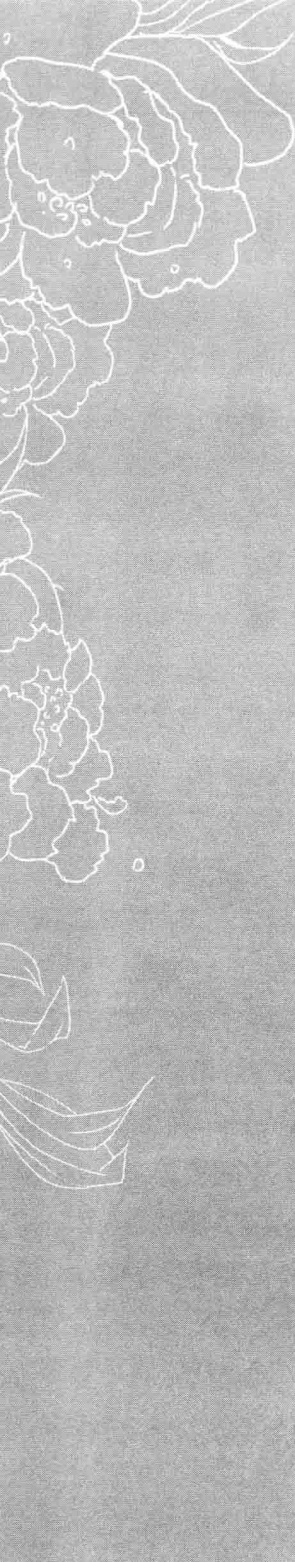


造大胆却体贴的惊喜，这种个性移植到创作中，是一种愉快的自我享受。就像玩赛车游戏，驾驶着高速赛车，面对陌生的赛道，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状况，是直行还是跨越，是左转还是右拐，写小说，沿着作品的主线，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你的脑袋里会迸发出怎样的灵感，一切都不在预设之中，一切都充满不确定性，浪漫、新奇、刺激，创作的过程也就有了无穷的吸引力和魅力。



这么说来，于我而言写作本身就是一种报偿。那么，一个个诞生在我心尖指头的短篇小说，教我如何不偏爱？我相信我的这些小说本来就是存在的，只是我不知道它们原先躲在哪里。它们存在于世界的某个角落，安静又调皮地注视我，在对的时间对的情绪里，迫不及待和我相遇，而后通过我，和你们相遇。

而这个时候，它们就是我，我就是它们。



目录

天生我才 / 001

我承认 / 012

对手 / 025

千里马等待伯乐 / 038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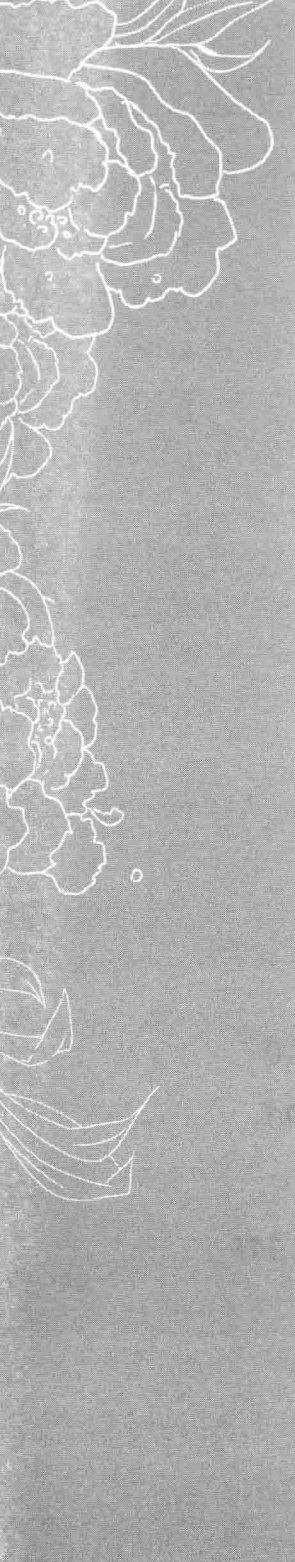
最接近天堂的地方 / 050

送给校花的明信片 / 070

我需要你 / 085

那夜花开，月光晴朗 / 096

现在是女生时间 / 107



寻水的鱼 / 118

属于我的幸运 / 131

隔壁班的那棵葱 / 141

上善若水 / 150

十八样 / 161

家喻户晓 / 169

幸福菠萝饭 / 180

“害人精”庄子诺 / 192

生日快乐，眼镜妹 / 205

天生我材

我似乎成了一个多余的人。

就在刚刚，胡子拉碴的老爸在我摔门而出的时候往我后脑勺扔了一句狠的：“你看你还有什么用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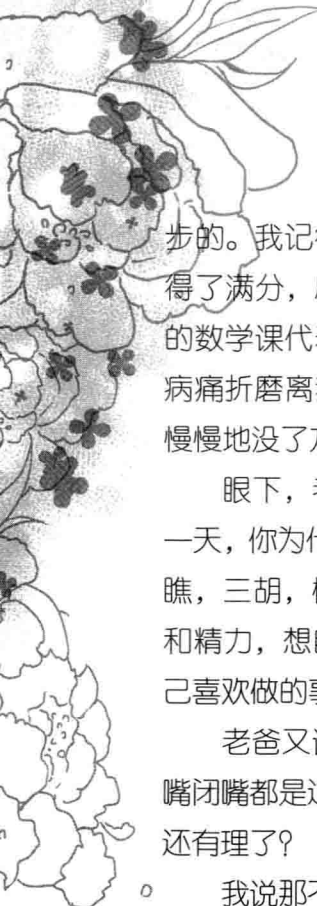
这句话像极了一块尖石头。

我于是蹲在楼下的毛石板上摸着后脑勺痛定思痛：我看我实在是没什么用了。

我想起了妈妈，以前她在的时候，忙忙碌碌像个劳动模范，工作之余把家里收拾得一尘不染。她总是说，家里没有用的东西应该及时扔掉。所以当时我们家找不到一件多余的东西。

现在，我成了没用的东西，按照妈妈的逻辑，是不是也该扔掉呢？要是妈妈还在，会怎么处置我？

或者，假如妈妈没有离开，我不会颓废到如此地



步的。我记得我上小学一年级的時候，头一次考试就得了满分，后来几年成绩也一直不错，还当过半学期的数学课代表。直到小学毕业的那年暑假，妈妈受尽病痛折磨离我而去，爸爸早出晚归以生意为重，我才慢慢地没了方向和动力。

眼下，老爸为我起了个绰号——三胡。他说，毛一天，你为什么成天胡思乱想、胡说八道、胡作非为？瞧，三胡，概括得倒也精辟。我说，我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，想自己爱做的事情，说自己想说的话，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，有什么错？

老爸又说了，你一天到晚想着玩游戏踢足球，张嘴闭嘴都是过瘾呀、刺激呀，一放学就满大街找网吧，还有理了？

我说那不耽误写作业嘛。

老爸火了，说你这次期末考试都班级倒数啦，还说没耽误功课？马上就要初三啦！

我说我们班底子好，倒数第十名都比其他班正数第十名强，我又不是全年级倒数，还有很多人在我屁股后面优哉游哉。

老爸火大了，四下里寻找武器。

我只能往外逃。

其实我也讨厌现在的自己，可有什么办法呢？习惯了，改不了。

哎，不回去了吧？反正我是没用的人，他巴不得



我离家出走一去不返，巴不得我死在外面永远不再回转戳他眼皮。那样的话，他就可以安心跑他的烟草业务，一心朝着他那千万富翁的伟大目标鞠躬尽瘁。

这么说，我还真该把自己扔掉喽？

我一遍又一遍地这样想，不知不觉走出了小区，而且越走越快。

晨雾还没有散去，毛糙矮小的旧公寓们杵在一片朦胧里，羞怯地自嘲着，默不作声掠过沮丧的我的身旁。

这个世界真是滑稽。既然有了新城区，还要这破旧不堪的老城区做什么？既然有了那么多现代化楼堂广厦，还要这些旧楼破房做什么？既然有那么多聪明勤奋的人，还要我这种愚蠢懒惰的人做什么？

这个世界贪婪透了。

我狂奔起来，奔向郊外的西月山。

窄窄的石板路一直延伸向线条笨拙的西月山。真的是很笨拙，山岭没有一点儿起伏变化，整座山看上去是一个毫无生趣的土包子。它给我一种厚实的压抑感。

尽管如此，我还是要走向它。也许，只有这样沉默笨拙的土包子，才会有心思倾听一个失魂落魄的少年诉说点儿什么。

我放慢脚步接近它。

忽然，耳边有音乐传来，徐徐如天籁。

转过一堵巨大的石头屏障，眼前豁然开朗：一群穿红戴绿的爷爷奶奶在雾气腾腾的高平台上舞剑。他们



浅笑吟吟又一本正经的神态，他们略显局促又收放自如的脚步，他们飞扬的红腰带、流转的大裤管，还有那一柄柄银光微闪的长剑，汇聚成一股强大的磁力，将我深深吸引。尤其是他！站在队伍最前头的那个高挑魁梧的叔叔！他显然是大家的舞剑老师。只见他身着雪白的对襟练功服，腰系一根短匝匝的黄缎子，神情专注幸福，脚步随着乐声灵动舒展，身轻如燕，宛若神仙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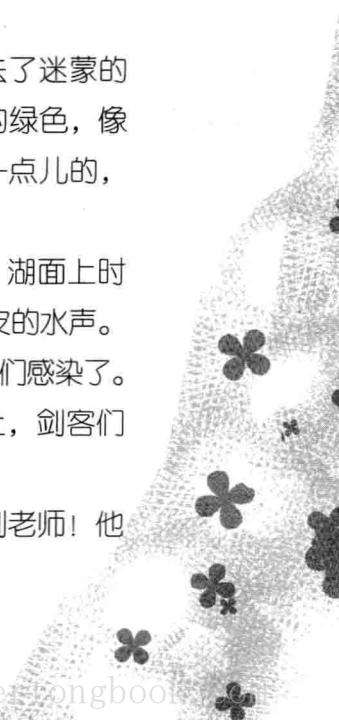
我第一次这么认真地欣赏这幅感人的画。

画中的每一个人都是那么享受，对我的陡然出现和傻愣愣的注视全无察觉。

我羡慕他们了。

我居然去羡慕白发苍苍的他们！

许久，我叹口气，转到山下的镜湖边，找了块光滑的黄皮石头坐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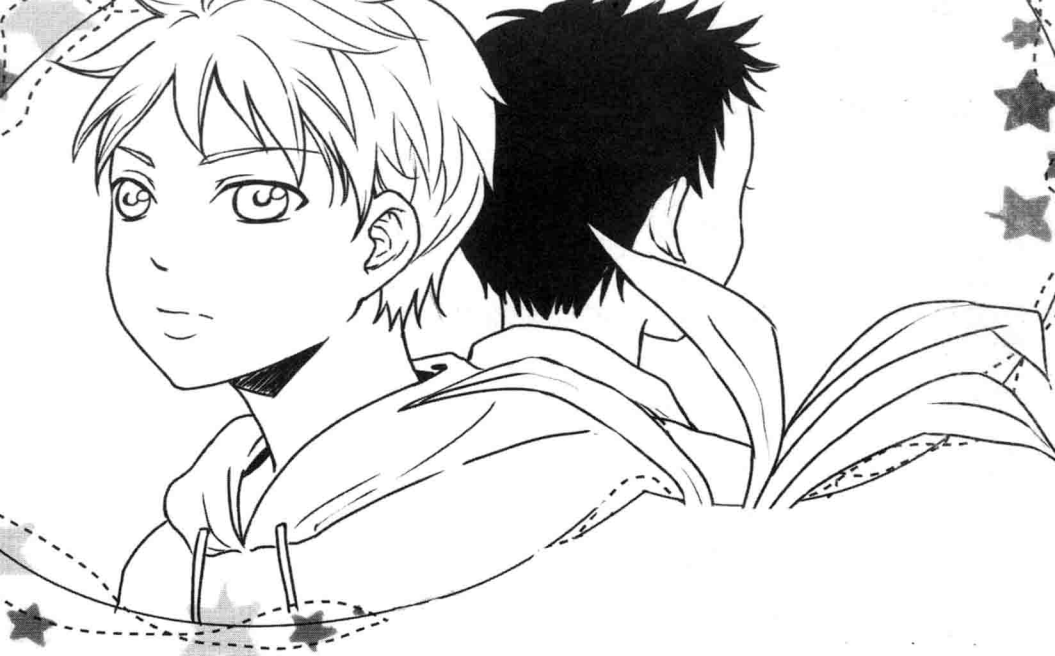


雾气已经慢慢消退，眼前的西月山褪去了迷蒙的面纱，真容渐渐清晰可见。那是一种簇新的绿色，像是刚刚在镜湖里洗过一样干净，不管是深一点儿的，还是浅一点儿的，都绿得清爽、明亮。

而这一时刻的镜湖，平静之中揣着热闹。湖面上时不时地漾起一圈圈小涟漪，还夹杂着细小调皮的水声。我知道，是鱼儿在晨练。它们大概也被舞剑的人们感染了。

等我再回过头注意去看，高高的平台上，剑客们已经散去。

“突突突……”摩托声传来。是他，舞剑老师！他



骑在高大的摩托车上，两臂撑得笔直，后背挺得笔直，那柄长剑斜斜地绑在背上。他英俊的身姿划出我的视线，我忽然有一种珍贵的错觉：他像极了一位仗剑骑马的古代英雄侠客。

他究竟是谁？年纪轻轻为什么会在这儿教一帮爷爷奶奶舞剑？

我站起来，迎着 he 消失的石板路望了一程，然后转身，愣愣地坐下。

太阳终于跳出了东边的地平线，柔和的光芒投射到西月山上，把那些或深或浅的绿色镶得光亮亮的。

而镜湖的水，在阳光的映射下，也显得神秘璀璨起来。

这样的景致使我觉得自己黯然失色。



阳光越来越强烈，暑气袭来，我忍不住站起身，一步一摆步入潮湿的湖岸。

我抬起一只脚，凉鞋刚刚触到湖水，却被一个突然的怀抱紧紧搂住了。

是老爸的怀抱吧，那么坚实有力。这种感觉还是上幼儿园的时候有过，很遥远了。

而当我睁开眼，却发现面前是一张陌生的面孔。

是他，舞剑老师！

他刚刚不是走了吗？怎么又回来了？

神仙？

“不不不，”我尴尬至极连连解释，“叔叔我不是要往下跳，我只是想把脚伸进去凉快一下。这天，热起来了……”

他一把将我拖回到石板路上，温和地看着我，帅帅一笑，走开了。

“突突突……”这声音清脆悦耳。

我遥望他雪白的身影，感觉那醒目的白色像灯光一般照进了我心里。

我的世界因此有些亮了。

夕阳西下的时候，我折腾光身上所有的钱，摁响了自家的门铃。我决定保持沉默，无论老爸说什么。

吓一跳，开门的竟然是奶奶。

“一天，你一整天都到哪儿去啦？刚刚你爸还打电话问你有没有到家。”奶奶一脸严肃又不失慈爱地望着我。

“奶奶您不是在乡下吗？腿脚不好，怎么跑这儿来了？”我端起水杯大口喝水。

“你爸一早打我电话，叫我无论如何过来住几天，陪陪你。”奶奶警觉道，“是不是父子俩闹矛盾了？”

“没——有。”我端起桌上的饭碗，“他呢？”

“你爸呀，上午就出发了，这会儿应该下火车咯。哎，一年到头满世界地跑，吃饭睡觉没个准儿，身体大不如从前了，不容易啊。这趟去的是武汉，说要一个星期才能回来。”

我把排骨汤喝得“吱吱”响。

自己没空监视我，却好意思把年岁已高的奶奶叫过来监视我，真是过分。

我对奶奶说：“您明天一早就坐车回去吧，别在这儿累着。”

“那怎么行？你都放暑假了，一天三顿要吃要喝，我不照顾你，你怎么过？”

“这两年我不都是这么过来的？”

听我这么说，奶奶沉默了，然后便有低低的抽泣声。

“奶奶，没事儿。”我宽慰她。

过了一会儿，奶奶抹抹眼睛对我说：“一天，要不你跟奶奶去乡下过暑假，行吗？”

我把头晃得“哒哒”响。

于是奶奶坚持住下来陪我，直到我老爸回来。



第二天早晨醒来，我有了冲动。我要去西月山，去看我的白衣英雄侠客。

他似乎有着侠骨仙风，我要去问一问，像我这样的少年，是不是还有用。

可当我跃起床撩开窗帘，却听到了滴答的雨声。

窗外细雨沙沙，白茫茫的一片。这样的天气，西月山下是不会有人舞剑的。

我重新蜷缩回秽浊空气包围的床上，懒散着不肯动弹。

奶奶端着早餐走进来。

我冲她嚷嚷：“你这么惯我干什么？你这是溺爱！早餐能在房间里吃吗？我没腿走路哇？我那么没用吗？”

奶奶被我吓坏了，哆嗦着嘴唇不知道怎么接话。

我一骨碌爬起床，接过她手上热气腾腾的餐盘，冲出房间，一屁股坐在餐桌前，牙也不刷，头也不抬，狼吞虎咽吃起来。

我用眼角的余光瞥见奶奶佝偻的身体。她一动不动地站在我身旁，不发出一丝儿响声。

我把餐具拿进厨房，她跟进来看着我洗，慢悠悠地说了句：“毛一天，你是个好小子。”

这句话扇在了我脸上。

我有些语无伦次：“奶奶……我……你……对不起。”

奶奶拍拍我的后背，没说什么。

吃完早饭，实在是无聊，我借口说要去书店买书看，



便溜出了家门，来到了一家熟悉的网吧门口。

口袋里揣着奶奶给的二十块钱，心里痒得难受，像是有蟹爪在挠。

“毛一天？进来进来。”伙计热情地招呼我，“老位子吗？今天玩久一点哦。”

我抵抵嘴巴，脑袋里斗争开了。

一个声音说：“戒了吧。快初三了。或者你可以去找人踢球。”

另一个声音说：“再玩一回吧。快初三了。这下雨天哪能踢球？”

一咬牙，我进去了。

我在缤纷的游戏世界里忘乎所以……

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三天。

三天后，我似乎再也找不到问奶奶要钱的理由了。

天气很好，我望着窗外，突然又想起了舞剑老师，我心中的那位白衣侠客。

也许我应该转移一下自己的注意力，学习舞剑倒是个不错的选择，至少可以让自己心平气和一些。

“奶奶，我带你去舞剑。”我说。

“舞剑？”奶奶听不大明白，“戏台子上才有舞剑的。”

“西月山下就有，”我说，“都是跟您差不多岁数的人，穿得花花绿绿，跟着年轻的舞剑老师练得可认真啦，那招式，虽然慢得跟蜗牛似的，可是到位，绝对养眼。看看去吧？说不定您愿意加入的。”



“不去了，那么远。”

我这才想起来，奶奶腿脚不便。

只好自己去咯。

一路猛踩自行车，终于到达了西月山下。

可能是我来晚了吧，石头屏障背面那高高的平台上空无一人。

远处，稀稀疏疏有晨练的老人。

我走过去向一位举哑铃的老爷爷打听：“您看见舞剑老师了吗？”

“舞剑老师？”他反应不过来。

我说：“就是穿身白衣服，带领老人们练剑的年轻叔叔，长得挺帅！”

“哦，呵呵，你找小宋呀？”老爷爷乐呵起来，指着远处说，“瞧见没，小宋来了。”

我顺着他指的方向望去，发现一个白色的身影向我驰来。

没错，就是他！只有他才会把摩托车骑得那么潇洒。

“小宋叔叔！”我兴冲冲迎上去，“你还记得我吗？上次在湖边……”

他把摩托车停好，再从车后座的塑料箱子里取出一台小小的录音机，看看我，却不说话，只是笑笑，大步走上高高的舞剑平台。

没想到他架子还挺大。

“我跟您学舞剑吧。”

